

國際陽明學研究

第肆卷

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
餘姚市人民政府

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主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國際陽明學研究

第肆卷

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
餘姚市人民政府

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主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國際陽明學研究·第肆卷 / 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主辦
—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.10
ISBN 978-7-5325-7440-7

I. ①國… II. ①國… III. ①王守仁(1472~1528)
—哲學思想—研究 IV. ①B248.2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237318 號

國際陽明學研究(第肆卷)

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 主辦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- 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- 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- 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16 印張 20.25 插頁 2 字數 321,000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050

ISBN 978-7-5325-7440-7

B·885 定價: 6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《國際陽明學研究》編委會

顧問（以姓氏筆畫為序）：

三浦秀一 王偉光 成岳沖 安樂哲
杜維明 吳光 陳祖武 鍾彩鈞

編委（以姓氏筆畫為序）：

朱月芬 李嶽定 吳銳 汪學群 奚明
陳長鋒 張文修 張海晏 舒月明

主編：張海晏 李嶽定

執行編輯：吳銳 高原樂

目 錄

陽明學研究

《傳習錄》與“傳習之錄”

- 論陽明學中《傳習錄》中的互文性 許佩玉(3)
- 論陽明學的理論結構、基本精神及其時代意義 吳 光(46)
- 王陽明的“自我”認識之理論 張崑將(54)
- 淺說王陽明“聖凡平等”觀對道教的影響 伍偉民(77)
- 從龍場悟道至天泉證道
- 王陽明經典詮釋的歷程 汪學群(86)
- 陽明“心即理”命題的展開與完成 梁一群(108)
- 黃宗義理氣論相關問題之檢討 秦 峰(133)
- 王陽明晚年居越散文的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色 華建新(148)
- 思想反思的極致化境
- 《傳習錄》對經典命題的詮釋 張文修(180)

陽明學文獻研究

- 關於王陽明祭祀角色問題的探討 黃 懿(209)
- 論《陽明佚文輯考編年》的價值
- 與束景南先生商榷 楊正顯(220)

從黃綰的交遊看其政治傾向 吳 銳(238)

思想史研究

誰的書：“作一述”於“師一弟”之間的《學記類編》 李紀祥(257)

談談明代徽州人“四民觀”

——以隆慶刊《璫溪金氏族譜》為中心 阿 風(273)

從政道到治道：中國文化的方向與出路 方朝暉(287)

* * * * *

“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”簡介 (315)

Contents

Wang Yangming Studies

- Records of Teaching and Practices (chuan xi lu)* and “the records in his teaching and practices”: The inter-references of texts about the book in the Wang Yangming Studies Xu Peiyu(3)
- On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, fundamental spirit of the Wang Yangming Studies and its meaning for our time Wu Guang(46)
- Wang Yangming’s theory of the “self-” knowledge
..... Chang Kun-Chiang(54)
-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Wang Yangming’s outlook of “equality between saints and the ordinary” on Taoism Wu Weimin(77)
- From “realization of the Way at Longchang” to “arguments for the Way at Tianquan”: The course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s by Wang Yangming Wang Xuequn(86)
- The development and completing of Wang Yangming’s proposition about “mind is reason” Liang Yiqun(108)
- A discussion on the questions related to Wang Zongxi’s theory of “reason and air” Qin Feng(133)
- The ideas in Wang Yangming’s prose written when he lives in Zhejiang in his old age and its aesthetical features Hua Jianxin(148)

The highest realm of introspection: Wang Yang ming's interpretation
of the confueian classics Zhang Wenxiu(180)

Literature of Wang Yangming Studies

A study of Wang Yangming's role in worshipping Huang Yi(209)
On the value of *The Chronicle of Editing and Textual Research of
Lost Articles by Wang Yangming (Yangming yiwèn jìkào biannian)* :
Discussion with Mr. Shu Jingnan Yang Zhengxian(220)
To see Huang Wan's political inclination through his
communications with friends Wu Rui(238)

Studies of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

Who are the authors? *The Collection of the Writings by the Scholars of
the Same School (Xueji leibian)* "spoken and written" between
"teachers and disciples" Lee Chi-Hsiang(257)
A few words on the outlook of "Four Kinds of People" (*simin guan*)
of the residents in the Huizhou Prefecture in the Ming Dynasty:
Centered on *The Pedigree of the Jin Family at Dangxi (Dangxi
jinshi zupu)* carved in the Rongqing Reign (1567 - 1572) A Feng(273)
From the "Way of Politics" to the "Way of Governance":
The direction and the way out for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
..... Fang Zhaohui(287)

* * * * *

Introduction of Yangmi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(315)

陽明學研究

《傳習錄》與“傳習之錄”

——論陽明學中《傳習錄》中的互文性

許佩玉*

【摘要】什麼是閱讀的起點？閱讀的起點在哪裏？閱讀文本之際，映入眼簾的書名、篇目、序跋，或是行文的外在形式，往往間接地在閱讀經驗中起着“形式即內容”的作用。

《傳習錄》是先驗性的傳習之教，還是後設式的理學互文？吾輩除了深究“致良知”、“知行合一”和“格物致知”等陽明學概念之外，還應注意到，陽明與高弟之間的互動，不僅僅存在於“道問學”的問答之中，《傳習錄》傳習的“尊德性”之間。

一、前言

作為由明迄今的心學宗傳，陽明學向來被定位為研究主流。然而，吾人對於此類話語的接受度太快且太高，往往忽略使其得以成立的文化價值。以往，我們以為敘述了其思想脈絡或學派傳承，就會對其有通盤的理解。但是，一旦向自身提出門外漢似的問題——吾輩該如何看待“陽明學”一詞？——時，則吾人該如何利用文獻細部推論出“陽明學”之所以成立的緣由？又該如何藉由現存的文獻建構一“陽明學”的框架或文化底蘊？“陽明學”屬於抽象性的集合名詞？抑或擁有具體的文獻證據？職是之故，吾人必須釐清“陽明學”的定義，方才能深掘其背後的文化

* 許佩玉，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。

價值。

何謂“陽明學”？若從不同角度思考之，會出現不同的答案：相對於一般的“陽明學”，“‘陽明’學”的概念大異其趣，此非文字遊戲，而是由更後設的立場來思考之。陽明學，究竟是“陽明”之學？抑或“陽明”之“學”？此“陽明”意指王陽明本身？或是王陽明的著作？抑或學說？人、書、學三者在學術史研究上，往往以人爲主要脈絡，以書佐人。不錯，研究王陽明之時，必須仰賴其著作來辨析其學思觀點，但是主輔之間仍有可商之處！因此，我們也必須瞭解“陽明學”在“中國思想史”、“中國學術史”或“中國哲學”之中的位置，因爲在中國學術中向來以“人”（開宗者）串連出一歷時性的“門人系譜”或是共時性的“集團”或“學派”，這樣的現象不僅僅存在於陽明，也同時存在於儒家諸位大老身上。其實，只有當人、書、學的面向、層次全面展開，“陽明學”才可謂真正的成立。

筆者企圖以“書”爲起點，藉由《傳習錄》探討“陽明學”成立的可能。錢穆先生曾經列舉過中國人必讀的九部經典，分別是：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六祖壇經》、《近思錄》與《傳習錄》。^①除卻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六祖壇經》，其他六部皆爲儒家經典。六部之中，二《錄》並列其中，意義非凡。正如李紀祥先生所示：

錢穆先生此說所蘊，不啻視《近思錄》所輯而源出之周、張、二程原書之爲“集”矣，而《近思錄》則爲理學經典，此當爲朱子故；而《傳習錄》，則爲陽明故；以《傳習錄》爲王學之代表經典，亦足見推尊矣。這是錢氏對二《錄》價值內涵之高度肯許，等於是將其看作儒門繼五經四書之後的新經典。是二《錄》由朱子及陽明弟子編纂之後，已能以作爲宋明理學經典之姿態，躍升於文化傳統中，佔有一席崇高之地，並成爲現代人進入文化傳統中必所憑藉的二部典籍性書籍。^②

是故，藉此討論《傳習錄》的成書過程、版本差異、編輯意識及其與陽明學的關係。

^① 錢穆：《中國文化叢談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75年，第359—383頁。

^② 李紀祥：《〈近思〉之“錄”與〈傳習〉之“錄”》，收於《道學與儒林》，臺北：唐山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7頁。

二、《傳習錄》成書過程

《傳習錄》具有抽象的文化底蘊與其付託其中的具體文本形式，在時代興替、空間轉換之間傳習，成爲一“傳習之‘錄’”。此特質可藉由《傳習錄》的成書過程與版本比較進行說明。

(一)《傳習錄》之成書

今人所見單行本《傳習錄》^①多爲三卷本，其與一般文本的差異在於一般文本的有形底本^②較爲完整，作者/輯錄者/編輯者/製作者/輯錄者^③增損的幅度較小，不若《傳習錄》乃彙集而成，其成書過程變化多端，簡述如下：

1. 初刻《傳習錄》

《傳習錄》卷上(初刻《傳習錄》)之成書乃徐愛於正德二年(1507)受業，七年(1512)臘月與陽明同舟歸越，論大學宗旨之後陸續記錄下的與王陽明論學的談話內容，致使今日可以“語錄”論學的書面作品形態出現。在正德十三年八月(1518，王陽明四十七歲)，門人薛侃得徐愛所錄之序^④、跋、引言等殘稿以及陸澄所錄，並其所錄共一百二十九條，刻於江西虔州(贛州)，爲三卷，此爲初刻《傳習錄》，即今日之《傳習錄》上卷。全爲語錄體。

值得玩味之處在於徐愛在《序》中所言“今備錄先生之語，固非先生之所欲”(徐愛《傳習錄·序》)，可見此書之成書，並非出於王陽明首肯，而是門人“私錄”之作，追記陽明之語而成文，將師之“言”轉換爲“文”，以備時

① 筆者此文主要以單行本《傳習錄》作爲討論對象，文中或有關於《陽明全書》、《集要》或是《集評》之論，只取其相映於此論文主題之處，其他細部論述不在此論列。

② “底本”在此文中有諸多意涵，此處爲具體的文本形式。

③ 此處“作者”、“編輯者”、“製作者”蓋同位語也。如此書寫之故，乃在於《傳習錄》成書過程與版本流傳相當複雜，需要對於“作者”、“編輯者”、“製作者”有清楚的理解，筆者茲擬於後文中加以論述，而此處先以綜論形式呈現。一般而言，“作者”的主體意識強，爲文章或書籍的創作者，是在文章完成之前賦予其意義者。“編輯者”乃將完成的單篇作品或成冊作品，進行形式格式的統一，甚至加以出版。“製作者”定義範疇較廣，或指陳“作者”，或爲“編輯者”代稱，必須視語境而定。古代的出版機制與現今不同，但仍需出版商的贊助。

④ 徐愛所錄有序云：“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……”，全書載此序於卷首，即所謂舊序，單行本《傳習錄》或載或不載。陳榮捷先生推論引言與跋應爲正德七年之後徐愛與陽明同舟歸越聞《大學》宗旨之後所作，而序在此之前。

時參看提醒實踐之用。因此，徐愛不免以著此“錄”期許同門中人“得之言意之表，而誠諸踐履之實”^①，以“知行合一”的具體實踐回應浩蕩師恩。不僅如此，徐愛尚有其他目的，據其所云：

先生於《大學》格物諸說，悉以舊本為正，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。愛始聞而駭，既而疑，已而殫精竭思，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，然後知先生之說，若水之寒，若火之熱，斷斷乎“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”者也。……世之君子，或與先生僅交一面，或猶未聞其聲歎，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，而遽欲於立談之間，傳聞之說，臆斷懸度，如之何其可得也！從遊之士，聞先生之教，往往得一而遺二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。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，私以示夫同志，相與而考正之，庶無負先生之教云。^②

此即陳榮捷先生所云，徐愛輯《錄》，保存陽明教言，護教與宣揚陽明學之意甚重。

此刻本以語錄體形式彰顯“師生傳習”之意，因為“語錄”乃個人講話或二人以上對話的輯錄，這一問一答之間，或可傳達觀念，或可釋疑^③，藉由主客體相互補充的問答體形式，在此反覆追求過程中，參與問答之人的思想更易被充分表現出來。而這“問答之間”也彰顯出“人我之際”、“師生之際”的社會關係，其乃個人存有的時空位置，我與他者之間的微妙互動關係，以此形式表達言師生之間的授受關係，的確有其“傳一習”之意。

2. 續刻《傳習錄》

嘉靖三年（1524，王陽明五十三歲），門人南大吉以初刻《傳習錄》為上

① “吾儕於先生之言，苟徒入耳出口，不體諸身，則愛之錄此，實先生之罪人矣；使能得之言意之表，而誠諸踐履之實，則斯錄也，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，可少乎哉？”見徐愛《傳習錄·序》。李紀祥先生以為“由陽明本人的角度，已透徹地看到了‘記言’書寫的本質中，有着‘拘執—固定—僵化’之性格；而徐愛則‘反’之而行，雖遭同門援據師言之質疑，然愛終‘錄’之，且云：‘言意之表，踐履之實’，是徐愛又得‘書寫’之另一本質也。”（參李紀祥：《〈近思〉之“錄”與〈傳習〉之“錄”》，收於《道學與儒林》，臺北：唐山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52頁。）此乃就“書寫”本質來討論《傳習錄》初刻本成書的文獻意義，筆者深表認同，然又有更深的文化體認，是故另作此語。

② 《傳習錄》卷上，徐愛前序，見吳光、錢明等編校：《王陽明全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頁。

③ 只是這疑，究竟是個人之疑？團體之疑？抑或是普世之疑？這看閱讀者的詮釋高度而定。

冊，陽明論學書九篇為下冊，命弟逢吉校對而刻於越（今浙江紹興），是為續刻《傳習錄》。其中，論學書九篇即《答徐成之》二篇、《答人論學書》（即《答顧東橋書》）、《啓周道通書》、《答陸原靜書》二篇、《答歐陽崇一》、《答羅整庵少宰書》、《答聶文蔚第一書》。卷首有南大吉《序》。與今本《傳習錄》卷中之目略有不同，其原因當在於錢緒山之增錄去取之故。

《續刻傳習錄》的面貌也相當多元：《年譜》載南大吉嘉靖三年取陽明論學書，復增五卷，今查南刻本，上册卷一為徐愛所錄，卷二為陸澄所錄，卷三為薛侃所錄；下冊卷一到四為論學書，卷五為《示弟立志說》與《訓蒙大意》。佐藤一齋認為薛刻於虔為四卷，南刻於越亦四卷。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，王陽明歿後16年），南刻《續刻傳習錄》於德安府（今湖北安陸縣治），此時編次已有差異：上册分四卷，以《徐愛錄》為卷一，《陸澄錄》為卷二，《薛侃錄》為卷三，《答歐陽崇一》一篇與《答聶文蔚書》三篇為卷四。下冊亦分為四卷，卷一為《答徐成之書》兩篇、《答儲柴墟書》二篇、《答何子元書》一篇與《答羅整庵書》一篇；卷二為《答友人問學書》；卷三為《啓周道通書》一篇與《答陸元靜書》二篇；卷四是《示弟立志》與《訓蒙大意》。另外，日本內閣記錄科亦藏有一本續刻《傳習錄》，其為六卷本，徐愛所錄十二條為卷一，陸澄所錄四十二條為卷二，薛侃所錄三十五條為卷三，《示弟立志》與《訓蒙大意》為卷四，《答羅整庵書》為卷五，《答友人論學書》為卷六；卷首有南大吉《續刻傳習錄序》與《初刻傳習錄徐愛序》與《引言》。

由此可見，南刻本《傳習錄》乃南大吉在初刻《傳習錄》的基礎上，增添了當時王陽明回應他人的論學書而成，正如其序所言：“是錄也，門弟子錄陽明先生問答之辭，討論之書，而刻以示天下者也。”（南大吉《序》）由此可知，當時不僅徐愛、陸澄、薛侃等門人私錄師說，致使薛侃刊刻問答之辭，其他門人也藉由書信與陽明論學。

“書信”向來擔任了古代文人的酬唱之作，亦有人藉之論學問以提升心性，尤其在版圖遼闊的中國，文人宦遊睽違之際，師生之間往往必須仰賴書信進行遠距教學。因此，書信體在中國儒學之中有其定位，可藉此明瞭文人交遊，或是師生互動往返之依憑，成就了日後將恩師文章詞藻集結成冊的可能性。南大吉此一編輯舉動，使個人私密的書信轉而成為普世可知的語錄，且不同於初刻本的“門人私錄”，加入了陽明親筆的書信，更後設地以不同形式彰顯“傳一習”意義，本質實雖已非問答式的傳習語境，卻成了最可信的“陽明學”。

3. 《傳習錄》三卷本

嘉靖三十三年(1554),錢德洪將陳九川等人所錄的《遺言錄》加以刪削,併入他和王畿所錄,編成《傳習續錄》出版。嘉靖三十五年(1556),錢德洪又增收黃直所錄,在續刻《傳習錄》刊刻三十二年之後,重編《傳習錄》上中下三卷。既成下卷,又摘取續刻《傳習錄》之問答語以合成中卷^①,乃並上中下卷付黃梅(在今湖北省)尹張君增刻之。其年四月錢乃序其始末於蕪之崇正書院。正如卷末錢德洪跋所說:

嘉靖戊子冬^②,德洪與王汝中^③奔師喪,至廣信,訃告同門,約三年收錄遺言。繼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。洪擇其切於問正者,合所私錄,得若干條。居吳時,將與《文錄》並刻矣,適以憂去,未遂。當是時也,四方講學日衆,師門宗旨既明,若無事於贅刻者,故不復縈念。去年^④同門曾子才漢得洪手抄,復傍爲采輯,名曰《遺言》,以刻行於荆。洪讀之,覺當時採錄未精,乃爲刪其重複,消去蕪蔓,存其三之一,名曰《傳習續錄》,復刻於寧國之水西精舍。今年夏,洪來游蕪,沈君思畏曰:“師門之教久行於四方,而獨未及於蕪。蕪之士得讀遺言,若親炙夫子之教;指見良知,若重睹日月之光。惟恐傳習之不博,而未以重複之爲繁也。請哀其所逸者增刻之,若何?”洪曰:“然。師門以‘致知格物’之旨,開示來學。學者躬修默悟,不敢以知解承,而惟以實體得,故吾師終日言是,而不憚其煩;學者終日聽是,而不厭其數。益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,幾迎於言前,神發於言外,感遇誠也。今吾師之歿,未及三紀,而格言微旨,漸覺淪晦,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,多言有以病之耶?學者之趨不一,師門之教不宣也。”乃復取逸稿,采其語之不背者,得一卷。其餘影響不真,與《文錄》既載者,皆削之,並易中卷爲問答語,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。庶幾讀者不以知解承,而惟以實體得,則無疑於是錄矣!嘉靖丙辰夏四月,門人錢德洪拜書於蕪之崇正書院。

① 陳榮捷以爲“德洪並易論學書爲問答體。此即今之《傳習錄》中卷。”他認爲錢德洪對南刻本中所收之書信在形式上作了修改,使其更近似於問答體,以符“傳習”書名之實。見陳榮捷:《王陽明〈傳習錄〉詳注集評》,臺北:學生書局,1983年,第10頁。

② 即嘉靖七年(1528)。

③ 即王畿。

④ 即嘉靖三十四年(1555)。

隆慶壬申(六年,1572),謝廷傑在浙江刊刻《王文成公全書》,以薛侃所編《傳習錄》為上卷,以錢德洪增刪南大吉所編書信部分的八篇為中卷,以《傳習續錄》為下卷,並約錢德洪附錄陽明之《朱子晚年定論》於語錄之後(卷下之末)。於是《傳習錄》卷下又有錢德洪附錄《定論》的《引言》、陽明之《朱子晚年定論》與袁慶麟正德十三年(1518)所寫的《晚年定論跋》。此書隨即成為日後全書本、注釋本、評注本、集評本的基本底本^①。

此三卷本與續刻本的最大差異,除了加入其他門人所錄於卷下之外,在於錢德洪將《答徐成之》二書編入《文錄·外集》^②,又增添《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》,並摘取論學書中的問答語,成為今日的《傳習錄》中卷。據上海古籍本《王陽明全集》中所收錢德洪之《續刻傳習錄序》云:

洪在吳時,為先師哀刻《文錄》。《傳習錄》所載下卷,皆先師書也。既以次入《文錄》“書”類矣。乃摘《錄》中問答語,仍書南大吉所錄,以補下卷。^③

觀乎此,錢德洪似乎比南大吉更能掌握《傳習》稱“錄”之本質當為“語”式之問答體裁,所以他合併南氏之《傳習錄》上下兩冊,選取師生之間的魚雁往返的部分作為老師的語錄,致使《傳習錄》中卷的論學書信成為問答體的延伸,魚雁往返的反覆過程,如同反覆問答,而將王陽明所回應的語

^① 李紀祥先生以為此乃日後三卷本之“原型”。其所謂“原型”乃相對於後世各種版本之“衍型”而言,然則這樣的說法乃針對書本的樣貌而言,完全忽視了其編輯者的編輯意識和對於王學中《傳習錄》的認知。

^② “錄先師手書,凡八篇(實九篇,錢德洪以“答陸原靜書”二書為一書。)。其答徐成之二書,吾師自謂:‘天下是朱非陸,論定既久,一旦反之為難。二書姑為調停兩可之說,使人自思得之。’故元善錄為下冊之首者,意亦以是歟?今朱、陸之辯明於天下久矣。洪刻先師《文錄》(嘉靖十四年,1535)置二書於《外集》(卷二十一,頁九上至十七下)者,示未全也,故今不復錄。其餘指‘知行之本體’,莫詳於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、陸清伯、歐陽崇一四書;而謂‘格物為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’,莫詳於答羅整庵一書。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,萬死一生,迨遑然不忘講學,惟恐吾人不聞斯道,流於功利機智,以日墮於夷狄禽獸而不覺;其一體同物之心,謾終身,至於斃而後已:此孔、孟已來賢聖苦心,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。是情也,莫詳於答聶文蔚之第一書。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。而揭‘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,明白簡切,使人言下即得入手’此又莫詳於答文蔚之第二書;故增錄之。元善當時洵洵,乃能以身明斯道,卒至遭奸被斥,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為慶,而絕無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。斯錄之刻,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,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。今所去取,裁之時義則然,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間也。”(錢德洪中卷《序》)

^③ 錢德洪《續刻傳習錄序》,《王陽明全集》,第1583—1585頁。